

网络舆论传播中的“蝴蝶效应”： 复杂性理论的传播学启示

戴月华

摘要：互联网构筑了一个拟像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通过对网络舆论传播的描述与分析，指出网络舆论在传播中产生复杂性理论的“蝴蝶效应”现象，即个别的、偶然的网络舆论，演变成巨大的舆论势场，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彰显网络舆论的传播特性。针对网络舆论传播所显现的复杂性理论的“蝴蝶效应”，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应对启示：①现实问题是网络镜像世界的根源，任何网络舆论根本上是人们对现实诉求的网络表达。②舆论传播中的“蝴蝶效应”促使管理部门积极地面对舆论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培育对网络舆论的敏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③尊重并关注网络舆论中网民弱小又强大的“蝴蝶力量”，促使“蝴蝶力量”的良性显现，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关键词：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传播学；启示

作者简介：戴月华，男，副教授，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思想与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6-0037-05

时下，网络舆论传播的研究出现了新热点，借助于前沿交叉学科的成果来分析舆论传播机制。其中，以复杂性理论中的“蝴蝶效应”来解读网络舆论的特质，成为舆论传播研究的新思路。但若要说说明网络舆论传播中“蝴蝶效应”的合理性，就要描述网络舆论与传统舆论在传播上的差异，昭示网络舆论在现代传播中的特性，进而说明混沌理论对网络舆论传播的启示意义。为此，本文作一尝试性探索。

一、网络舆论传播中的“蝴蝶效应”

“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觉醒基础之上的，当个人能自由地、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意见时，才有可能产生舆论。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舆论”概念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正是在近代社会开始拥有相对的个体主权和言论自由时，才有“众人的议论”（《辞海》的“舆论”解释）、“公众意见”（西语“Public Opinion”的内涵）所表达的“舆论”涵义。不同的“舆论”涵义具有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强调对事件、问题关注、评价的各种意见的公开表达。从舆论传播技术方式看，舆论可以借助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及最新的网络传播展开。然而，当我们这样描述时，易把舆论仅仅看成某种由不同传播方式承载的意见，传播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当说到网络舆论是舆论传播的新方式时，还是没有彰显舆论内涵与网络传播的内在关系。

因为，一种革命性的传播媒介的诞生，常常使原来的媒介方式整合在新的传播方式之中，一种综合性的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仅是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而且也会使传播内容由于传播方式的提升而发生传播学意义上的变革。因而，网络舆论是以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凸现了舆论传播的新特质。

人们在一定生存空间中聚集，彼此交流越充分，具有相互认同或反对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聚集与交流使舆论成为一种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意见气场。舆论需要生成与传播时空，在相关时空中舆论所酝酿、传播的强度与密度得以展现。“人员集结密度越大，也就越能构成人们交流意见的条件。许多人共

栖于一个场所,在多向交往中自由倾诉各自的观点,意见交融逐渐形成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见解,而差异大的意见不是走向统一,就是进一步背离,最终形成一种或多种共同意见。这样,一定聚众的场合,人员相邻密度增大,表达意见活跃,对许多人产生感染和趋同心理,意见的扩展范围与速度就不可控制。”^[1]网络充分突显了这种传播的场所特点,成了人们表达利益诉求的窗口,为意见的自由表达提供了现实可能。现代互联网传播使实体广场虚拟化为“网络广场”,在舆论传播的速度、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变化。

互联网的数字化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革命。以“比特(Bit)”为信息传播的最小单位,以光速为传播速度,互联网使网上用户连接成一个巨大的交流之网,特别是计算机的计算功能和惊人的数据保存、处理能力,使互联网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传播方式。传统的文字、声音、图像以全新方式传播,形成了综合性的拟像世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中国网民已达5.13亿人。我们不仅仅生活在通常的现实世界,而且也生活在似真的虚拟世界,表明人们从传统的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交往中内置的信息中介具有波普尔意义上的“世界3”、甚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之家”的可能性。

在这个世界中,身份的虚拟性和部分匿名性,传播的迅速、快捷,使网络传播倾向于开放性、流动性,传统传播模式中的“把关人”角色在网络世界中弱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传播主体中心化倾向,使信息的发送者同时成为信息的接受者,使信息的消费者也成了信息的生产者。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角色互置,使传播过程中以单点到多点的单向传播关系被多点对多点的双向、多向传播关系所取代。于是,传播话语从中心到边缘的差序等级模式向无差序的反中心的网络传播模式转变。在网络时代“舆论”作为公开发表的意见才真正达到自己意见的比较充分的表达,使普通公民有望成为公共信息的有力传播者。如,微博以短小精悍、方便转载的传播方式几乎实现了与现实事件的同步播报的程度,创造了便捷的信息传播形式。马克·波斯特认为,“理论家们若把传播技术看成纯粹的效果问题,便过分压制了源于电子传播的那些新问题,也就把这些新问题放到阐述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的旧范式之中。”^[2]麦克卢汉看似怪异的“媒介即是讯息”的观点,深刻地导出了互联网传播形式本身就已经创造了一种伟大的民主化平等运动。因此,互联网通过信息重构了一个拟像世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世界中,媒介议题成为利益与政治的话语表达。“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都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这些选择包括印什么新闻、印在什么位置,每条应占多大版面、各自的重点是什么等等。这里没有什么客观标准。”^{[3](253)}在李普曼看来,报纸背后有政治利益集团为报纸设置议题和把关。“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3](61)}既然舆论是各种利益与政治集团的意见表达,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们以中立的立场来表达公共的利益诉求,但各方的意见在这种网络平台所组成的自由市场上开展交流,这个虚拟公共领域成为舆论表达方式的一次革命。在这里,“以各种虚拟空间的创建与虚拟社群的集聚为前提,向虚拟社群中所有参与者开放,以各参与者相互之间自由讨论各种共同话题为主要内容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精神交往的虚拟平台与公共场所。”^[4]在公开表达中各种网络舆论常常以“蝴蝶效应”方式形成群体信息的分化,走向极端趋势的极化现象。

具体而言,舆论表达与传播的便利性,使互联网组成的网络世界更易集聚大量信息,信息流动瞬间放大,产生了实体空间很难产生的能量瞬间叠加效应,弱化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有序、确定、可预见性,产生某种不确定、不可预见性的混沌现象,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就是所谓传播学中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原指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在气象研究过程中对初始条件极端敏感的非线性现象的比喻式描述。1963年,洛伦兹把温度、气压与风向等因素输入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在计

算过程中把原来有效数从小数点后面的6位减少为3位后，演示结果完全不同：一开始的计算结果还能维持稳定性，但当迭代超过一定值时，系统就走向混沌。这种现象的发生往往以某个初始条件敏感变化为转折点，它在混沌理论上称为“分岔点”。“通过迭代可以放大到出现岔道的程度，系统沿一个新的方向发展，所以系统的分岔是至关重要的一刹那。”^[5]在这一刹那，分岔点就如蝴蝶翅膀的瞬间振动，使喧嚣的舆论朝一个方向发展，积聚为一种新形态，构成某种极化现象。为此，这个分岔点也可以看作“奇异吸引子”，“奇异”得无法精确预测。当然形成这种混沌现象需要一定的条件，网络舆论的自身特点使舆论传播产生“蝴蝶效应”的几率加大，特征更为鲜明。

网络舆论以“蝴蝶效应”的方式显现了现代舆论传播的新质。某种虚拟化身份，使原来顾及身份和害怕惩罚的思想观点在网络上得到了比过去更充分的表达。仅从技术角度看，“没有人控制着因特网，至少迄今如此，它依赖用户之间开放地交流信息。在因特网及其子集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全球自组织中，无数的微小自组织随时绽现。……无论是谁在因特网上冲浪都会感受到进入了一个混沌的动态开放系统，正所谓‘一发而不可收拾’。当然其中有某种秩序，而且是混沌的。”^{[6]（53）}也许皮特的看法过分乐观，但网络内与网络外、网络内部之间构成庞大的交流空间，使网络传播具有开放的、复杂的、非线性的混沌特性。如果说“奇异吸引子”是复杂性理论发现的混沌现象之一，那么网络舆论传播中某些敏感、争议的意见具有相类似的混沌现象。它们担当了舆论传播中“奇异吸引子”的角色，此类舆论的“奇异吸引子”一旦具备相关传播条件，个别网络舆论演变成巨大的舆论势场，造成强舆论效果，对现实社会具有实质性影响。

二、复杂性理论的传播学启示

蝴蝶效应是复杂性理论的生动描述。面对网络舆论传播易发生混沌现象，这种属于复杂性问题的科学解决思路已不再是追寻网络舆论发展的确定性法则来消解蝴蝶效应（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在尊重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基础上争取积极的柔性应对。

通常，解释作为网络舆论传播的混沌现象是建立在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理解基础上的，即在必然性的框架下解释偶然性。其中，“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确定不移的趋势，是由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的，体现事物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发展前途。偶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确定的趋势，是由事物的非根本矛盾和外部条件引起的，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两者相联结而存在，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7]此观点认为，必然性就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始终居于支配地位的确定性，而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仅仅是必然性的开路先锋，是必然性之河泛起的无数偶然泡沫。于是，与此相关的真理观就是通过偶然的、不确定的现象去认识内在的、确定的规律。

解释混沌现象的复杂性理论阐述了在混沌现象中的偶然性并不仅仅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泡沫”。从哲学思想的发生学视野看，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参与到事件内在发生过程，构成事件发生意义上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是部分预知又不能完全预知的灰箱。正如什托姆普卡认为的那样，“社会生活正是从未来不可知的这个至关重要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实中获得深刻性。我们不能够获得关于未来——甚至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所创造的未来——的充分知识。”^[8]由此，我们所面对的具有混沌现象的网络传播世界不可能完全依据过去的认识结果去推测不确定的将来，故需要策略的积极选择。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方法是排除了偶然性内在意义的那种必然性追寻，而现代复杂性理论所表达的是随着对混沌现象深化研究昭示的偶然性具有事物发展的内在不确定性，这使网络传播世界中柔性应对蝴蝶效应的策略实施有了可能空间。

由此，在对复杂性理论的传播学借鉴基础上，针对网络舆论的策略应对提出三个层面的感悟：

首先,从网络舆论传播的宏观面上看,混沌现象的产生是在一定现实问题的触发下产生的,网络舆论作为人们公众意见的一种表达方式直接就是现实社会诉求的反映。不过,网络舆论的反应比传统的思想表达更加快捷与敏感。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把舆论称为“社会皮肤”,它能够感受外界的温度,感受外界的处境,使我们这个社会避免危险,保持社会健康和个人幸福。在她看来,民意就是在冲突的领域中,人们可以公开表达,而不至于被孤立的意见。因此,社会需要不同群体和个人真实意见的表达,而网络的舆论使这种表达有了更为理想的场地。“社会皮肤”上出现的事件应该从“皮肤”内即“社会身体”内寻找原因。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问题的反映和理想化诉求,通过反映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凸显当代中国民众的自由诉求与权利意识。现实问题就是网络的镜像世界的根源。虽然不知网上之人是谁,但无疑他首先是现实社会的人,然后才是网络世界中的网民。因此,任何网络舆论不过是人们现实诉求和现实问题的夸张或变型的表达,多半是哈哈镜式的显现,而拟像世界的相对独立性,使这种哈哈镜式的显现成为可能。

网络舆论传播的混沌现象的发生,从宏观面上看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设想人们在一块很开阔的海滩上聚会,即便有人造谣“海滩上失火了”,人们不大会惊慌失措。因为开阔的海滩失火不具有直接危险性。如果在一个电影放映厅里,漆黑的空间就只有放映孔那儿来的一束光线,在此空间中“失火”的信息会立即引起恐慌。因为电影院相对封闭的、狭小空间的失火对人们的高危险性,使“失火”的信息高度敏感。舆论同样如此,一种舆论的迅速放大传播,实际上是现实问题的反映。特别是相关问题构成一种现实的紧张、潜在的恐慌、极度的不信任时,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的发生中,即便仅仅是谎言也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从网络舆论传播的中观层面上看,鉴于网络舆论传播产生“蝴蝶效应”的几率加大的特点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地面对舆论事件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对敏感、典型、涉及民生问题的意见作出及时、恰当的反馈,提高管理部门在网络舆论世界中抗风险的能力。

复杂性理论之一的控制论称良好的反馈为负反馈,如空调的自动调温器。当温度上升到某一点时,自动调温器打开制冷装置;当温度降得过低时,自动调温器关闭制冷装置。这种负反馈形成恒温的良性循环。网络舆论在反馈方面也相类似。针对某种典型、敏感的公共性事件的观点、意见,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应具有舆论的敏感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别是重视“民意”的舆论反馈,重视其对行政部门及其相关人员所起的监督和咨询作用,从而达到网民参政、议政的作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早在19世纪,黑格尔就深刻地认识到公共舆论的价值。他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无论那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因为主观自由这一原则已获得这种重要性和意义。现时应使有效的东西,不再是通过权力,也很少是通过习惯和风尚,而确是通过判断和理由,才成为有效的。”^{[9](332)}同时,他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了人们乐意发表意见,社会可能更安全。他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人所应承认的东西,对他显示为某种有权得到承认的东西。此外,每个人还愿意参加讨论和审议。如果他尽了他的职责,就是说,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主观性就得到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忍。在法国,一直显得言论自由要比默不作声危险性少得多,因为后面一种情形,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心头,至于论争则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满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进。”^{[9](334)}为此,我们不必说黑格尔的19世纪了,在互联网充分普及的今天,若无视各种网络意见的表达、对舆论不敏感甚至漠视、压制舆论,就有可能使原来的意见极化,产生舆论传播的“蝴蝶效应”,造成群体性事件。仅仅从应对策略上说这种现象就是患了“恐龙综合症”,即由于恐龙对复杂环境的各种意外与危险不能做出迅速反应而危及恐龙生命的“应对缺陷”。

当然，舆论中的谣言传播作为舆论传播的一种畸变形态，对涉及的个体乃至社会都会造成伤害，特别是网络加快了谣言传播、加大了社会危害。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谣言的存在而封闭舆论在网络上的传播。正如桑斯坦所说：“不管是真实的消息，还是错误的消息，新科技都能加快它的传播速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只要有个完全的过滤机制，就一定会漏失某些重要的事情。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即使传播选项增加是件好事，只要有完全的过滤机制，那就是一种损失。”^[10]桑斯坦对舆论谣言流传的不良后果也许没有充分重视，但他也注意到充分公开信息传播并加以引导反而能促进网络舆论传播的良性发展。网络传播的特点表明不可能完全消灭网络谣言，加上信息不对称，公民很难了解事情的真相，就易为谣言所惑。因此，解决网络舆论中的谣言传播除了通过网民的自律，理性地看待网络信息外，根本上要求公权力的运行规范化、法制化、民主化，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有效避免网民的无端猜疑，消解可能产生谣言的土壤。

再次，从网络舆论传播的微观层面上看，复杂性理论发现了初始条件敏感性，表达了微小力量在舆论处于动态的、不确定传播状态中扮演着不同于传统传播处境所赋予的新角色。由于网络虚拟世界的传播特点，客观上具有比现实更大的舆论空间和自由度，这也是网络传播空间存在的合理性所在。中国社会转型使利益诉求多元化、各种意见共存之时，在脆弱平衡态中，每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蝴蝶力量”。“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具有传统意义上控制者的力量，但是我们都拥有微妙影响的‘蝴蝶力量’。”^{[6](37)}《混沌七鉴》中以树根的分岔延伸的照片形象地说明了：“蝴蝶力量反映在演化系统的分岔点上。微妙影响力影响着树根伸展的方向，根子的整体形状由无数微妙影响的结果所决定的。”^{[6](42)}复杂性理论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创造性的视野，表达了对网络舆论中偶然性、无序性、突发性的认知与重视。它提醒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相关舆论情境的改变，会有效影响现实世界。“我们今天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明天也许完全能做到。”^{[6](48)}网络世界中某种敏感争议性事件与公众意见也常常担当舆论传播中的“奇异吸引子”角色，成为网络传播中的“蝴蝶力量”，产生了人们起初难以预料的巨大作用，对现实世界产生显著的实质性影响。譬如，2003年3月大学生孙志刚未带身份证，在广州市被作为“三无人员”收容，死在收容所。“孙志刚事件”率先于网络披露、报纸“发酵”，引发舆论的“蝴蝶效应”，推动有关部门取消了收容制度，实行救助制。网络上的“孙志刚事件”成为改变城市收容制度的“蝴蝶力量”，推动了中国法制化进程。

总之，在网络民主化时代，针对网络舆论传播诱发“蝴蝶效应”的事实，必须重视网络舆论中网民弱小又强大的“蝴蝶力量”，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促使“蝴蝶力量”的良性显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建明. 舆论传播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65.
- [2] [美]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 [M]. 范静晔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6.
- [3] [美]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 [M].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4] 杨嵘均. 论虚拟公共领域对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影响及其政治生活的形塑 [J]. 政治学研究，2011（4）：105.
- [5] [美] J. 布里格斯，[美] F. D. 皮特. 湍鉴 [M]. 刘华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63.
- [6] 皮特. 混沌七鉴 [M]. 陈忠，金纬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 [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3-44.
- [8] [波兰] 什托姆普卡. 信仰——一种社会学理论 [M]. 程胜利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24.
- [9]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0] [美]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M]. 黄维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3.